

清朝皇帝利用科举功名 体恤功臣名勋简论

□ 王日根

内容提要 清朝是科举制度走向成熟的时期,科场条规旨在显示其周密和公正,因为科举被举国普遍认为是当官的“正途”,皇帝也利用科举功名来彰显其仁心浩荡、体恤功臣名勋的赫赫权威,这样做的本意或有奖叙功臣、树立重贤重德的价值观的蕴意在,但也易超越尺度、变成既得利益者谋取更大利益的渊藪,清朝科举功名的含金量屡屡被质疑,科举制度遭遇的危机也势必日益加深。

关键词 清朝皇帝 体恤 功臣名勋 科举功名

作者王日根,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 361005)

DOI:10.14167/j.zjss.2018.11.017

在《科场条例》卷五十三(清咸丰刻本)中《特旨赏给举人并恩准一体会试殿试》中列出行事例:一特旨赏给举人进士,有准其会试殿试字样者均照现奉特旨办理。

我们不难发现,清代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任官制度,与教育制度本身已经显示出较大的距离,清朝政府在严格进行科举制度的立法、确保科举制度的公正性的同时,又特别加入了对功臣名勋的体恤内容,呈现出较明显的保护既得利益者、维护政治统治稳定性的色彩。

科举制度居于选官制度的正统地位之后,像征辟、察举等制度依然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选贤任能一直是各种选举制度追求的目标,在科举之外,将贤能之人以各种手段吸收到统治阶层中,是新兴起的清朝统治者努力要达成的目标。王朝存在的最大价值是树立起自己的正统性和权威地位,进而奠定自己的统治根基。贤能既指德行和才艺,同时还应包含对王朝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中国古代官爵勋等都是皇帝赐给臣子的称号,也是皇帝的专有资源,好处是“爵者,取之不尽,用之不尽”,清朝皇帝出于对功臣名勋的体恤,

往往给予他们便利地获得各种功名乃至官位的机会,本文将区分三种类型加以论述。

一、给予功臣名勋直接参与会试、殿试机会

这类类似于推荐制或免试制的办法,越过了正常的必须先获得秀才,进而应乡试,获得举人,然后应会试的一般程序,这些功臣名勋或是皇帝的师傅,或是皇帝的宠臣,或是确实对王朝的平乱、治水、修史、著述等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他们均能获得皇帝上谕的特别顾恤,越过院试、乡试而直接参加会试或殿试。

乾隆十八年(1753年)奉上谕:内廷行走之县丞张宗苍监生徐扬杨瑞莲效力皆已数年,甚属黽勉安静,张宗苍年已及暮,著加恩赏给户部额外主事,徐扬杨瑞莲著加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对于效力多年、且年龄已大的臣子或直接授予他们官职,或给低功名者直接给予高等级的功名,这显然有利于笼络这些官员,使其忠心耿耿地为皇帝服务。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奉上谕:国子监助教吴省兰助教衔张羲年学问尚优,且在四库馆校刊群书,颇为得力,俱著加恩准

其与本科中式举人一体殿试。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又奉上谕:据徐嗣曾奏已革主事仍留举人不应试之周嘉猷向在幕中办事,一切军务皆伊经理,颇知急公,有志向上等语,周嘉猷著加恩准其一体会试,以示鼓励。嘉庆十一年(1806年)又奉上谕:署直隶总督裘行简封圻重寄,倚任方资,兹披览遗章,殊深惋惜,伊子裘元善著加恩赏给举人,俟服阙后一体会试等因。嘉庆十三年(1808年)庆桂等奏中书戴嘉谷上年蒙恩赏授内阁中书,兹届会试之期,戴嘉谷有志观光可否准其一体会试,奉旨戴嘉谷准其会试。

有的官员曾经因为过失受过处分,却可在后来将功补过,这亦可彰显皇恩的浩荡。道光八年(1828年)奉上谕:原任山东曹州镇总兵刘清前于嘉庆年间由知县荐陞藩司,获咎后复蒙皇宗睿皇帝弃瑕录用,改任总兵,曾在四川山东军营出力,服官三十余年,清勤素著,道光二年(1822年)因年老休致回籍,经朕赏给全俸,以养余年。兹闻溘逝,殊堪惋惜,伊孙兵部候补主事刘炽昌著加恩遇缺即补,文生员刘莹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等因。

嘉庆十七年(1812年)大学士庆桂等奏,纂辑会典汉书完竣,将办书出力各员量加鼓励一折,奉旨原任内阁中书沈钦霖前因典试湖南失察,家人于闹中酗酒滋事,革职后甫经到馆效力,此次奏请开复原官,亦属过优,沈钦霖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等因。

对于在任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官员,也用科举功名奖劝之。譬如嘉庆十八年(1813年)奉上谕:据温承酒奏,南宮等县捐赈绅士恩量加奖叙算语,直隶省南各州县因缺雨歉收,该绅士谊殷桑梓,捐银买米设厂煮赈,除焦启文等由督分别奖劝外,其南宮县廩生齐如骧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奖励勤勉有作为的官员,必然能激发为官者的积极性。

该年又奉上谕:生员鲍廷博于乾隆年间恭进书籍,其藏书之知不足斋仰蒙高宗纯皇帝宠以诗章,朕于几暇亦曾加题咏,兹复据浙江巡抚方受畴代进所刻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六集,鲍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绩学,老而不倦,著加恩赏给举人,俾其世衍书香,广刊秘籍,亦艺林之胜事也。奖励藏书家,确实可以带动社会上崇文重道风气的形成,对良好社会风尚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树立道德标兵,奖掖仁义者,是清朝皇帝喜用的手段。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奉上谕:前据绵恩奏清丰县应试生员赵瑛呈明五世同堂,伊祖生员赵峰现年八十四岁等语,赵峰身列胶庠,年臻髦耄,其子孙五世同居,允为升平人瑞,赵峰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以示嘉惠耆龄至意。嘉庆十三年又奉上谕:本科会试中式新进士王服经年八十五岁,殿试三甲,文理清通,引见时看其精力尚健,洵为熙朝人瑞,伊即未经中式,亦离邀恩赏给翰林院检讨衔,今若改用庶吉士,令其在馆学习,伊已髦耄,词赋之学或非所长耳,且散馆转需时日,王服经著加恩即授为翰林院检讨,以示嘉惠耆儒至意,嗣后如有中式进士在八旬以外者,均著照此例行。尊崇老年人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清朝皇帝注重发挥他们的垂范作用。

二、给予功臣名勋后代授予功名或官位

爱惜功臣名勋是有为皇帝的一般要求,有效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表彰他们的卓越成绩有多种途径,清朝皇帝通过赏给功臣名勋子孙举人乃至进士成为常行之举,也有的是直接授给其官位,有的则是让其等待机会候补。

雍正七年(1729年)奉上谕:户部侍郎刘声芳之子,荫生刘俊邦今年患病,未应乡试,著照大臣子孙之例,赐为举人,明年准其一体会试。乾隆十七年(1752年)奉上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梁诗正之子举人梁同书著加恩准其一体殿试。乾隆四十四年奉上谕:原任大学士刘统勋之孙刘鏞之现应顺天乡试,未能中式,著加恩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又上谕:原任尚书王际华之子王朝梧昨岁已降旨赏给中书,著加恩准其一体会试。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奉上谕:李世杰之孙李再瀛本年会试,未经中式,李世杰系总督中得力之人,李再瀛著加恩准其一体殿试。^①

嘉庆四年(1799年)奉上谕:本日召见朱珪询问蔡新之子曾否在京会试,据奏蔡新有子蔡本俊系内阁中书,现在入场,未经中式等语,蔡新在尚书房行走有年,老成谨慎,以大学士予告在籍,年已九十有三,伊子蔡本俊著加恩一体殿试。^②

又吏部遵旨将原任大学士朱轼曾孙朱晋麟元孙朱振声朱景华带领引见,奉旨朱晋麟著以知县用,朱振声朱景华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③

嘉庆五年(1800年)奉上谕:本年顺天乡试尚

书朱珪之孙朱涂入场应考,未经中式,因将伊朱墨卷取阅,其制艺诗策俱属平平,原难入选,同考官未经呈荐而主考亦未搜录校阅,本为公当,但念朱珪前在上书房行走曾授朕诗文,且敷衍有年,恪共厥职,现在伊孙只有朱涂一人,其试卷文理亦无大疵,朱涂著加恩赏给举人一体会试,朱珪当益勤训课,俾伊孙力学上进,以副朕恩施造就至意。^⑭

嘉庆六年(1801年)吏部遵旨将原任大学士田从典之孙田玉麟原任大学士李光地元孙李维翰原任大学士王熙曾孙王元洪原任福建尚书杨名时曾孙杨景曾原任刑部尚书魏象枢六世孙附生魏煜原任工部尚书汤斌四世孙生员汤年曾原任江苏巡抚徐士林之孙徐从旭节次带领引见,奉旨田玉麟、李维翰、王元洪、杨景曾、魏煜、汤念曾、徐从旭俱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⑮

嘉庆六年又奉上谕:朕因原任大学士蔡新宣力年久,在籍身故,特降旨令该省巡抚于伊孙中选拣一二人送部引见,嗣经吏部将蔡新之孙举人蔡行达带领引见,因其现届会试,本欲俟伊中式后,再行录用,兹已揭晓,未经取中,著加恩赏给进士,准其一体殿试。^⑯

嘉庆八年(1803年)准吏部咨称先于嘉庆五年奉旨,原任大学士蔡新之子监生蔡本份于服阙后送部引见,钦此,今蔡本份现已服阙到部引见,奉旨蔡本份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⑰

嘉庆十四年原任安徽巡抚荆道乾长孙荆炆送部引见,奉旨荆炆著赏给文举人。又奉上谕:吉纶奏,查明故员李毓昌族侄李希佐承继为嗣一折,李毓昌前此委查山阳赋务,居心公正,立品端方,惨遭毒毙,情殊可悯,除已叠加恩恤外,其继子李希佐并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继诏书香,以示奖忠至意。^⑱

上列功臣名勋的子孙有的单靠自己应考,实在无法获得功名,只是因为父祖的功勋便轻易地获得了别人艰辛努力才能获得的功名,有时这种奖叙还会被大面积效仿,一次赏给若干人子孙这样的功名。

有的赏赐甚至有提前给予的现象,譬如嘉庆十六年(1811年)奉上谕:原任大学士戴衢亨性情忠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十余年,实心任事,诚悃无欺,本日朕亲临赐奠,见其子年甫十一岁,资禀尚属聪秀,幼稚茕茕,深堪悯恻,伊子戴嘉瑞著加恩赏给举人一体会试,仍准其兼袭世职,俾得承绍

书香,勉图上进,以示朕轸念茕臣,有加无已至意。^⑲

嘉庆十九年(1814年)又奉上谕:朱勋等查明,强克捷二子先经回籍,并随任被戕亲属一折,次子强望泰著赏给举人,文武听其自便,准其一体会试等因。又准兵部咨称福建人寄籍浙江之六品荫生黄泰缙,由伊父原任广东阳江镇总兵黄飞鹏在洋巡缉病故,照例给与六品顶戴,并据该员呈称,自幼专肄儒业,由监生在浙江屡次乡试,具呈到部,于本年带领引见奉旨黄泰缙著赏给文举人。^⑳

嘉庆二十年(1815年)奉上谕:前任闽浙总督方维甸忠勤尽职,清慎著名,骤闻溘逝,深为悼惜,伊子举人候补内阁中书,方传穆著赏给进士,准其一体殿试等因。^㉑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奉上谕:朕冲龄就傅时,原任侍郎万承风在上书房授读,尽心讲贯,深资启沃,宜加崇秩,以奖前劳,著晋赠礼部尚书衔,加恩追谥,该衙门察例具奏,其子监生万方熙并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以示朕眷怀旧学至意。^㉒

道光三年(1823年)又奉旨:原任大学士朱珪之曾孙朱甘霖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㉓

道光四年(1824年)奉上谕:本日皇考仁宗睿皇帝圣训实录告成,朕祗肃受书,实深欣庆,除已降旨将在馆各员及执事人等一并施恩交部察照旧例优叙锡赏外,溯思开馆以来所有在馆臣工等皆能尽心编辑,各失勤劳,此内监修总裁正副总裁在馆四年,始终经理其事,允宜特加优奖,大学士曹振鏞著加恩赏戴花翎长子候选员外郎,曹恩汁著遇缺即补,次子监生曹恩炎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大学士戴均元长子候补员外郎戴诗亨著加恩遇缺即补,长孙监生戴嘉秀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尚书汪廷珍次子汪报闰著加恩赏给主事,长孙监生汪承佑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等因。^㉔

道光六年(1826年)奉上谕:本日吏部将原任江南河道总督黎世序之子黎学淳等带领引见,黎世序在南河十有三年,殫沉尽瘁,久庆安澜,厥功甚伟,饰终之典,前已备极宠荣,兹黎学淳等服阙来京,朕追忆茕臣,尤深眷念,黎学淳本系正二品荫生,著加恩以主事,分部遇缺即补,监生黎学渊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监生黎学澄著加恩赏给副榜贡生,应试该部知道。(道光八年)又奉上谕:杨芳之子荫生杨承注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㉕

道光十二年(1832年)又奉上谕:朕冲龄就傅

时前任侍郎赠礼部尚书衔万承风, 原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加三品卿衔秦承业先后在上书房课读, 尽心将贯, 深资启沃, 即朕之今日尚能兢兢自守者, 皆两师傅之功也, 眷怀旧学, 也沛恩施万承风著晋赠太傅, 其子童生万方楸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 秦承业著晋赠礼部尚书衔, 其嗣子监生秦象曾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等因。^{②5}

道光十三年(1833年)奉上谕: 原任兵部侍郎陈万全上书房行走, 人尚谨慎, 伊孙优贡生候补八旗教习陈汝楨著加恩赏给举人, 准其一体会试。^{②6}

道光十四年(1834年)奉上谕: 大学士曹振镛由乾隆年间供职词垣, 嘉庆年间, 洊擢至大学士, 朕亲政之初, 简授军机大臣, 久赞纶扉, 倍加勤慎, 现在年登八秩, 精神强固, 朕心实深嘉悦, 允宜特沛殊恩, 以昭懋眷, 伊孙曹绍樞著加恩赏给举人, 准其一体会试, 用示朕笃祐耆臣, 有加无已之至意。^{②7}

道光十五年(1835年)奉上谕: 大学士曹振镛先朝耆旧, 久直内廷, 端谨老成, 靖恭正直, 十四年余, 嘉谟嘉猷深资倚赖, 前因溘逝, 特崇懋典, 用奖前勋业, 加恩赐谥文正, 并准其入祀贤良祠, 伊子曹恩荧服阙后以四品京堂补用, 朕追维良辅叠沛隆施, 兹复派令惠郡王前往赐奠, 伊孙曹绍桐著赏给举人, 准其一体会试等因。^{②8}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奉上谕: 大学士潘世恩由乾隆年间供职词垣, 嘉庆年间洊擢尚书, 经朕简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充尚书房总师傅, 襄赞纶扉, 宣勤日懋, 现在年登八秩, 精神强固, 朕心嘉悦实深, 允宜特沛恩施以昭优眷, 伊孙潘祖荫著加恩赏给举人, 准其一体会试, 用示朕笃祐耆臣, 有加无已之至意。^{②9}

对于那些捐输钱财修建公共工程的, 奖励办法也是科举功名。譬如道光十年奉上谕: 李鸿宾奏查明捐修堤工人员, 请予鼓励等语, 广东南海县廩贡生伍元薇先后捐银三万三千两, 改建石堤, 修筑坚稳, 著赏给举人, 准其一体会试, 以示奖励等因。^{③0}

道光十三年又奉上谕: 何凌汉等奏绅士输诚助赈恳请奖励一折, 所有刑部额外郎中潘士诚系副榜贡生, 著加恩赏给举人, 准其一体会试等因。^{③1}

又大学士长龄等议覆兼管顺天府尹何凌汉等奏请鼓励捐输人员一折, 查该员等均非直隶省分刀能不分畛域, 输诚捐输, 较之谊敦桑梓情殷任恤者尤为可嘉, 自应援照成案分别褒奖以劝善良, 此次捐银一万七千两之户部额外郎中黄立诚兵部员

外郎加捐郎中乔佐洲俱请赏给举人, 准其一体会试, 以昭划一等因, 奉旨依议。^{③2}

又大学士长龄等议覆兼管顺天府尹何凌汉等奏请鼓励乐输绅士一折, 查黄锡庆等均非直隶本籍, 乃能不分畛域, 踊跃急公, 较之谊敦桑梓情殷任恤者, 尤堪嘉尚, 所有各捐银二万两之即用郎中黄锡庆黄锡元刑部额外郎中张映阁都察院经历孙安昌可否均请赏给举人, 准其一体会试之处, 出自皇帝天恩等因, 奉旨依议。^{③3}

有的是在官场或战场上屡建奇功的, 以科举功名奖励其本人或子弟。譬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又奉上谕: 本日吏部将原任吏部尚书朱士彦之子朱百行等带领引见, 朱士彦宣力多年, 公勤正直, 前经饰终之典, 已备宠荣, 兹朱百行等服阙来京, 朕追忆成劳, 赏延后嗣, 附生朱百行, 廩贡生朱百谷俱著加恩赏给举人, 准其一体会试, 廩生朱百城附生朱百梅俱著加恩赏给副榜贡生, 用示朕眷念荅臣, 有加无已至意, 该部知道。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奉上谕: 刘韵珂奏查明阵亡各总兵后裔一折, 原任浙江定海镇总兵葛云飞之长子葛以简著赏给文举人, 次子葛以敦著赏给武举, 均准其一体会试, 原任处州镇总兵郑国鸿之孙监生郑銛监生郑锷均著赏给文举人, 准其一体会试, 用示朕表忠延赏至意。又奉上谕: 卓秉恬等奏遵旨查明原任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子孙一折, 王锡朋长子监生王承泗次子生员王承瀚均著加恩赏给文举人准其一体会试。又奉上谕: 原任江南提督陈化成前在吴淞江口临阵捐躯, 当经加恩赐恤并饬该原籍督抚查明该故员子孙, 兹据怡良等查明具奏, 陈化成之亲子陈廷芳著照例承袭世职, 陈廷芬著赏给举人, 准其一体会试, 伊孙陈振世著俟及岁时, 由该督抚咨送部引见, 用示朕笃念忠贞, 赏延后嗣至意。^{③4}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奉上谕: 昨日兵部带领引见原任广东副将陈连升次子陈起鹏已降旨赏给举人, 著准其一体会试。^{③5}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奉上谕: 前因原任山西巡抚吴其濬裁革盐规, 洁己奉公, 当降旨令原籍巡抚查明该故员现有子孙几人, 兹据护理巡抚严良训查明覆奏, 自应特沛殊恩, 以昭清洁, 所有吴其濬长子候选县主簿吴元僖三子候选知县, 吴崇恩均著加恩遇缺即选, 次子分发通判, 吴荣禧著加恩到省后遇缺即补, 四子监生吴承恩、五子监生吴洪恩及长孙吴樽让均著加恩赏给举人, 准其一

体会试,该部知道。^⑩

有些有为官员身当盛年,却因身体染疾,令皇帝深感悲恻,皇帝往往亦亦赏给功名表达对官员的顾惜。道光元年奉上谕:吏部尚书刘鐸之由翰林院荐陟正卿,蒙皇考任用有年,朕御极之初特调授吏部尚书,每召对之时,见其人颇明白,遇事亦尚敢言,所管吏部顺天府事务均属妥协。昨因染患痢疾,两次给假,俾得安心调理,冀其速就痊愈,委任方长,遽闻溘逝,深为悼惜,伊次子刘华海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等因。又奉上谕:原任侍郎温汝适前在上书房行走有年,兹服阙来京在途溘逝,殊堪悯恤,伊子举人温承梯著加恩赏给进士,准其一体殿试。道光三年奉上谕,内阁学士徐颢于嘉庆年间仰蒙皇考仁宗皇帝在上书房行走,朕御极后擢用至内阁学士,上年简放安徽学政。昨因伊奏患病未痊,降旨准其开缺回籍调理,兹遽闻溘逝,殊堪轸惜,伊子四品荫生徐纶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等因。^⑪

道光十五年又奉上谕:前因原任四川提督桂涵久历戎行,屡著劳绩,特令伊子桂文奎等俟服阙后来京交部,带领引见,昨经吏部将桂文奎著加恩以知州归部,尽先选用,文生员桂文籍著赏给副榜营千总职衔,桂文策著以千总用,用示朕笃念荅臣,有加无已,该部知道。^⑫

道光十七年(1837年)奉上谕:户部右侍郎程恩泽由翰林洊陞卿贰,前在南书房上书房行走有年,人甚谨饬,办理事务克尽厥职,近因感受暑湿,赏假调理,方冀速就痊愈,益资委任,兹闻溘逝,殊堪轸惜,伊子程德威著加恩赏给举人服阙后准其一体会试。^⑬

道光十九年(1839年)奉上谕:致仕大学士卢荫溥由编修改官部曹,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有年,仰荷皇考仁宗睿皇帝迭加简擢,进跻枢府密勿赞襄,朕御极以来,优加倚任,特畀纶扉,宣力五十余年,老成练达,历事三朝,渥承恩眷,道光十三年三月,以老疾乞休,不忍遽令解退,因伊年逾七旬,恐其系心职守,特加体恤,准予致仕,并赏给全俸,岁赏参枝,时加存问。本年重遇鹿鸣筵宴,晋加太子太傅衔,方冀迭沛恩施,遐龄永享,兹遽闻溘逝,深为悼惜,著赏给陀罗经被,派成郡王载锐带同侍卫十员前往奠醊,并加恩晋赠太子太师衔,入祀贤良祠,赏给广储司库银一千五百两经理丧事,所有原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伊孙卢光燮著赏给举人

准其一体会试,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用示朕轸念耆臣至意。^⑭

又奉上谕:署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陈奎由翰林简放知府,洊擢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办事实心,不辞劳瘁,年力富强,正资倚畀,遽闻溘逝,殊堪轸惜,著加恩赏给太子少保衔,即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伊子陈庆涵著加额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⑮

道光二十年(1840年)奉上谕: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持躬端谨,办事实心,自擢任河督以来,慎厥修防,安澜奏绩,本年京察特予交部议叙,河工剧要倚畀方深,遽闻溘逝,殊堪悼惜,著加恩赏给太子太保衔,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伊次子栗燿加恩赏给进士,俟服阙后一体会试。^⑯

又奉上谕:原任广东巡抚朱桂楨由部员推升御史,历膺外任,洊擢广东巡抚,人甚正派,办事认真,自经因病奏请回籍,曾加垂询,方冀调养就痊,重资倚畀,兹闻溘逝,轸惜殊深,加恩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伊次子朱镇加恩赏给举人俟年及岁时准其一体会试,钦此。^⑰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奉上谕:原任浙江巡抚承瀛由翰林洊陞卿贰,朕御极后擢任浙江巡抚兼理盐政,人品端洁,才识俱优,嗣因目疾未愈,恳请回籍调理,方冀医治就痊,重资倚畀,兹闻溘逝,轸惜殊深,加恩著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伊孙拔贡生帅远悻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⑱

道光二十九年奉上谕:陈官俊以疾遽逝,昨已降旨赐恤,追念惻然,伊长孙陈厚钟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次孙陈厚滋俟及岁时由吏部带领引见,候朕施恩。^⑲

三、给予检举潜藏社会动乱线索者 直接授予功名

清王朝建立后,不断遭遇着汉族反满力量、陆疆、海疆割据力量以及秘密社会的颠覆等威胁,清朝廷也力图以各种强控制的手段加以镇压、抑制和预防,以科举功名来吸引社会人众提供潜藏于民间的社会动乱线索就显得特别重要,由皇帝通过上谕,直接让检举者绕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功名是一个特别有效的办法。

嘉庆六年(1801年)又奉上谕:吉庆等奏拿获海康县纠众结盟首伙各犯,其缚送会匪多名之贡生欧贤星监生游世杰均属出力,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等因。^①

嘉庆九年(1804年)奉上谕:前因玉德李殿图奏宁化县生员李绍基等乡耆黎朝继等各获送匪犯多名,恳请鼓励折内,并未将实在出力之生员乡耆等姓名数目声叙明晰,谕令据实覆奏再行降旨,兹据奏称生员李绍基邀同乡民李天禄李懋章官希文将从逆为匪之僧志明等八名拿获等语,李绍基能将此等从逆潜逃要犯拿送到官,尚知大义,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等因。^②

嘉庆十一年(1803年)奉上谕:本日方维甸奏审办延安惑众纠谋匪徒高种秋等一案,生员王朴于该犯聚谈招人,谋为不轨之处,一经听闻,即能立时首报,得以破案全获,深明大义,甘泉县附生王朴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等因。^③

嘉庆十九年(1814年)奉上谕:同兴奏查明山东各州县团练防护倡首之绅士据实保奏一折,金乡县生员李九标首先呈报逆谋匪从因此破案,伊家被贼戕害,停柩亦遭焚毁,该生仍帮同擒获逆匪,尤堪嘉悯,该抚将该生与单开各生员一例请赏给七品职衔,不足示奖,李九标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等因。^④

嘉庆十九年(1814年)又奉上谕:自上年九月内逆匪林清勾结豫东教匪聚众谋逆,剿办甫靖,其时,南山匪徒因陕省兵将征调远出,乘虚劫掠,复派令凯撤官兵分路剿除,现已一律肃清,军务全行报藏军机大臣赞勤枢务,夙夜勤劳,宜沛恩施以昭优奖。卢荫溥之子监生卢本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等因。^⑤

又奉上谕:汪志伊奏恳将缉获结会首犯之生员县令等量加鼓励等语,熊毛一犯在闽省地方,屡次纠众结会,日久逃逸未获,生员李玉衡能知大义,率同勇士吴东波寻踪数百里,跣缉半年之久,探知该犯潜匿建阳县山寮,稟知该令周珩,设法拿获,洵属认真出力,生员李玉衡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等因。^⑥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奉上谕:衡龄奏申明邪匪叶生宽等分别定拟一折,廩生卫君选伪投入教探听得实到官呈首,甚属可嘉,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等因。^⑦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奉上谕:十八年九月逆

匪林清勾结李文成滋事,经滑县知县强克捷先期访破逆谋将李文成获案,夹讯刑伤甚重,该逆党因而乘夜在滑县劫狱起事,李文成不能率众北来,与林清会合,及遁出滑城,又不能乘骑行走,得以迅就歼戮,强克捷之功甚巨,其全家被害,尤为可悯,前叠经降旨褒恤忠荇,强克捷长子强逢泰以骑都尉世职改授主事,其次子强望泰赏给举人,本科会试未经中式,强望泰著再加恩赏给进士,准其一体会试。^⑧

道光八年(1828年)又奉上谕:阮元等奏查出谋刻石篆并写造逆词之匪犯分别缉拿申明办理一折,生员李宗唐举首可嘉,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等因。^⑨

道光十二年(1832年)奉上谕:闽浙总督孙尔準由翰林膺外任,擢授至闽浙总督,宣力有年,前次台湾彰化匪徒滋事,迅速厥功善后事宜亦俱筹划周妥,海疆剧要正资倚畀,上年因患病恳请开缺,当经赏假调理方冀医治就痊,不意遽尔溘逝,殊深軫惜,伊长子举人孙慧淳著加恩赏给进士,俟服阙后一体会试等因。^⑩

从以上的事例来看,清朝皇帝可以将科举功名用于奖励在皇宫教育、典册修撰、政务、军务、公共工程、纠举盗匪等各个方面,体现了当时王朝基本的社会价值观,也多能获得社会的尊崇。但细究下来,还是发现有些赏赐完全出于皇帝的个人感情,尺度也放得过宽,譬如让一些通过正规途径无法获得功名的官宦子弟跻身科名行列,有的学业平平甚至庸劣,势必带来官场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削弱科举功名的权威性,直至对科举制度的有效运行产生拖累,导致科举制度运行危机日益加深。

注释:

《科场条例》卷五十三,清咸丰刻本。本文所引资料皆来源于《特旨赏给举人并恩准一体会试殿试》中列出的现行条例,皆以上谕形式颁示天下,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由此可以窥见清朝科举制度运行中的若干复杂面相,或亦可窥见清朝治国的某些风格。

^⑤《科场条例》卷五十三,清咸丰刻本,第595、595、597、600、597、598、598、595、594~595、595、595、595~596、596、596、596、597、597、598、599、599、600、600、601、601、601~602、602、604、600~601、601、601、601、603、604、604、599、602、602、602、602~603、603、603、603、604、596、596、597、598、598、598~599、599、599、600、601页。

责任编辑 刘洋

Marx's 200th anniversary. During the Congress,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discussed the compi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Das Kapital* and its text groups in MEGA2, the globalization oriented logic planning of *Das Kapital* and its epistemological value 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se discussions reflected the academic frontiers and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Das Kapita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al,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rises trigge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t wa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and explore the logic planning of *Das Kapital* and its epistemological value to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Das Kapital*; text groups; logic planning; globalization; epistemological value

What is “Innovation”?

—How should We Talk about Innovation Today? (110)

Lu Dunji

(*Zhe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ngzhou 310007*)

Abstract: When the word “innovation” has been over-used nowadays, it is necessary to re-talk about innovation. This paper regards innovation in the economic field as the most original sense, pointing out that the criterion of innovation evaluation is market, which is the most effective and accurate test of innovating.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more similar to innovation in terms of its original meaning. However, the validity of its assessment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market due to its irrelevance to short-term economic benefits, as well as excessive innovation and non-marketability of innovation evaluation. The innovation highlighted in this article is a result. Innovation tested by the market is the most effective innovating.

Key words: economic innov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ver-used

Niyicanhe, Jingshi, Songshen—Three Viewpoints On Followers of Wang Yangming School (116)

Zhou Jiming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Abstract: Followers of Wang Yangming School is the general name of Wang Yangming's disciples, but it is only an intergenerational concept. In academic ideas, homogeneous followers of Wang Yangming School didn't exis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By inheriting, developing, and integrating, the disciples of different school proposed a variety of theories and ideological rout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innate knowing afterwards. Wang Yangming School acted as the most effective ideological resource for these schools to stand on their own feet and attract more members. Most scholars expressed their disapproval to Followers of Wang Yangming School for their only talking and no deed. But in fact, no matter focusing on Tao or on activities, “Jingshi” (经世) was the key idea of Followers of Wang Yangming School. The point is that the concept of “Jingshi” in their mind is different from the one we have nowadays. As one of the branches of Wang Yangming School, Taizhou School was praised because they transformed their philosophical ideas into simple messages that could be disseminated to the populace. But the academia almost ignored their consciousness of Songshen (颂圣) and the rewrite of the Genealogy of Confucian orthodoxy, which took “Songshen” (颂圣) as the main lin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omplexity of history.

Key words: Followers of Wang Yangming School; Niyicanhe (拟议掺和); Jingshi (经世); Songshen (颂圣); the genealogy of Confucian orthodoxy

A Brief Comment on the Emperor Us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Compassionating Hero in Qing Dynasty (123)

Wang Rig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 was a period of maturity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fields were showing its thoroughness and fairness. Becaus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were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the “right way” of the official, the emperor also used the fam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o show his benevolent and compassionate heroes. The intention of these deeds included meaning of encouraging hero, establishing the values of the virtues, but these also led to beyond range and became origin of those vested interests seeking greater benefit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uthority was repeatedly questioned, and the crisi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bound to deepen.

Key words: the Emperor in the Qing; compassionate; heroes; imperial examination